



处州青荷

让每个孩子都沐浴阳光

■2025“处州青荷·助你上大学”行动系列报道

主办单位：丽水市关工委、丽水市新闻传媒中心



吴楼炫



吴楼炫和妈妈

吴楼炫，莲都区黄村乡黄村村人，毕业于丽水中学，高考628分

吴楼炫的家在城郊，是50多年前修建的泥木结构老屋，在一片砖房中显得突兀。屋子的大门还在施工，“前阵子泥砌的大门倒塌了，刚请来师傅重修的。”吴楼炫一边引我们进屋，一边轻声解释。

屋里陈设简单，只有一张饭桌和几张凳子。两侧各有一间卧室，住着吴楼炫一家六口，爷爷奶奶一间，他和父母、哥哥挤在另一间。

父亲的工作服晾在屋檐下，汗碱在肩线处结成地图状的白色印记。他是个装卸零工，靠一身力气讨生活，经常扛着几十斤的货物在烈日下奔走，工装很少有干爽的时候。母亲在工厂上班，月收入不过3000多元。年逾八旬的爷爷曾经中风，还罹患糖尿病、高血压等多种基础病，体弱的奶奶也需要常年服药，医药费是这个家庭省不了的开支，加上吴楼炫兄弟俩的读书费用，家里时常捉襟见肘。去年暑假，爷爷不慎摔跤导致脑积血，令这个本不宽裕的家庭雪上加霜。

“他从小懂事，很少让我们操心。我俩都没什么文化，帮不上忙，学习全靠他自觉。”说起儿子，吴妈妈眼中满是自豪，也藏着心疼。

“初中划片是天宁中学，但吴楼炫小学毕业的时候，家里稍宽裕了一些，就想咬咬牙让他去读私立学校。”母亲回忆道。那天，父亲带着吴楼炫去报名，却在最后关头犹豫了。学费、住宿费、杂费，加起来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最终，父子俩原路折返。

“哥哥能做到的，我也可以。”哥哥年长吴楼炫6岁，曾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学生，如今正在备战考研。在吴楼炫的成长过程中，哥哥一直是标杆式的存在。初中苦读三年后，吴楼炫如愿考上了丽水中学，和哥哥当年一样。

进入高中后，学习压力像潮水般涌来。吴楼炫一直喜欢

化学，但首考只拿到83分，对他打击很大。“那段时间心态崩了。”他说。但他没放弃，错题本被翻得卷了边，课间追着老师提问成了常态，成绩终于稳定上升。

每周200元的生活费，吴楼炫总能省下几元，除了必要的伙食费，几乎没有额外的开销。“每天吃饭控制在28元以内，就能有结余呢。”他笑着说。

篮球场是唯一能让他忘记计算余钱、感受自由自在的地方。这个文静的少年，在球场上是另一副模样：奔跑穿梭、开怀大笑、挥汗如雨，“很放松、很快乐”。

高考首日，他发挥失常，语文和数学的总分比平时少了10多分，这也令他颇感失落。填报志愿时，他选了几所省外的学校，最终被太原理工大学的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录取。妈妈虽然念叨着“太远了”，但她心里明白，小儿子想去外面闯一闯，像哥哥一样，看见更大的世界。

哥哥得知消息后，特意打来视频电话，为弟弟讲解大学生活的规划。“兄弟俩互相帮衬，我们做父母的，再苦再累都值。”吴妈妈笑着说，“两个儿子，是我们这辈子最大的骄傲。”

这个暑假，吴楼炫没有闲着。他一边学车，一边帮父亲搬水、卸饮料。18岁的少年，已经能稳稳扛起两箱矿泉水，汗水顺着脊背往下淌，他却笑着说：“我多干点，爸爸就能少受累。”

眼下，吴楼炫对大学生活充满了期待：“首先得脚踏实地学好专业知识，拓宽视野、提升自我。还得保持健康的体魄，平时勤锻炼身体。”

这些期待似乎很轻，轻到可以装进求学的行李箱，但也很重，重得要用一个少年的未来去承载。

本报记者 管丽芬 实习生 黄嘉伟/文 贾恒/图

以光为笔，青春自成诗行

花期已至，奔赴心之所向

徐俊莹，莲都区太平乡下垅村人，毕业于丽水学院附属高级中学，高考600分

徐俊莹说话时声音很轻，眼睛却始终清亮地看着对方。这个18岁的女孩，有种独特的矛盾感——外表腼腆，眼神却异常笃定。

从初中开始，徐俊莹就借住在太平乡太平村的姑姑家。她的父母，是追着花期走的养蜂人——江西的油菜花、黑龙江的椴树花快开了，他们就匆匆带着蜂箱迁徙，一年到头，阖家团聚的日子屈指可数。电话里，父母的叮嘱总是那几句“注意安全”“早点休息”，学习的事，反而问过得少。

父母不在身边，让她早早学会了独立。姑姑教她做饭，从最简单的番茄炒蛋、炒青菜学起。见姑姑忙，她会默默包揽洗碗、拖地等家务活。高中时，学校与姑姑家相距10多公里，周末放学常常错过末班车。为了节约时间，她索性留在学校，一个月才回一次。

高三的节奏紧张，她更是争分夺秒，利用一切碎片时间背诵政史地知识点。书桌上的灯常常亮到深夜，课本的边角被她翻得卷起，因为“文科没有捷径，就是要多记多背”。

数学是她最大的难关。高三上学期，分数卡在90分上下。她去找数学老师要额外的试卷，周末空荡荡的教室里，她对着函数题、立体几何题一遍又一遍地演算。错题本上，三角函数的部分被重点标注，每天固定做10道同类题，“慢慢就找到了感觉”。高考放榜时，109分的数学成绩比模考高出

近20分。

书桌上，除了一摞摞书本、试卷，还有一叠字帖。这是徐俊莹为自己找到的独特解压方式，从小学六年级保持到现在。最初，是班主任要求大家每天写一页硬笔书法，渐渐地，这成了她的爱好，“写字时必须全神贯注，连呼吸都要控制，焦虑感不知不觉就消散了”。

这种专注力，和她对文科的浓厚兴趣相得益彰。她尤其喜欢历史和语文，被课本里那些跨越时间的智慧、细腻深沉的真挚情感深深打动，“是应考的知识，也是精神的滋养”。

家庭的艰辛，徐俊莹很少向外人提及，只是深埋在心底。父亲接受过肾结石手术，母亲免疫力常年低下。养蜂的收入并不稳定，即使是好的年景，也不过五六万元。此时，她的父母正在遥远的黑龙江，追着花期勤勉劳作。她知道，父母的蜜罐里，装着他们的艰辛，也装着对她和哥哥的期许——“别再像我们这样奔波”。

在采访的前一天，浙江农林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录取通知书送达了。徐俊莹悬着许久的心，终于稳稳落了地，“这只是一个开始。”她笑着说，“除了完成本科学业，我计划未来考研，学习更专业的知识。”

就像蜂群寻找新的蜜源，这个“追花人”的女儿，也将迎来属于自己的迁徙。

本报记者 管丽芬 实习生 黄嘉伟/文 贾恒/图



徐俊莹



看书

传媒“红色帮帮团”